

经历每一种关系，不过是体验爱不同形式的轮回

遇见 —— 川

董心一 著
悬疑小说的架构
情感小说的质地

如果你喜欢

《死亡幻觉》《记忆碎片》《生死停留》《盗梦空间》《禁闭岛》

这些电影中的任何一部，那么你一定不要错过本书！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遇见一川

Y U J I A N Y I C H U A N



董心一
◎ 著



知识产权出版社

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遇见一川 / 董心一著. — 北京: 知识产权出版社, 2017.3

ISBN 978-7-5130-4781-4

I. ①遇… II. ①董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039318 号

责任编辑: 卢媛媛

遇见一川

YUJIAN YICHUAN

董心一 著

出版发行: 知识产权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网 址: <http://www.ipph.cn>

电 话: 010-82004826 <http://www.laichushu.com>

社 址: 北京市海淀区西外太平庄 55 号 邮 编: 100081

责编电话: 010-82000860 转 8597 责编邮箱: 31964590@qq.com

发行电话: 010-82000860 转 8101 / 8029 发行传真: 010-82000893 / 82003279

印 刷: 三河市国英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: 各大网上书店、新华书店及相关专业书店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 印 张: 7.5

版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: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字 数: 200 千字 定 价: 35.00 元

ISBN 978-7-5130-4781-4

出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 本社负责调换。

【自序】



也许，我们遇到所有的人，最终都是为了遇到自己。

我相信黑暗给我们的除了死亡还有重生的力量。是什么给予我们在黑暗里前行去寻找的勇气？是爱？是时间？

我在思考良久后提笔开始写这样一个寻找自己的故事。自序不知道该怎么来写，只说说这个故事的构思、故事的人物。

在《遇见一川》中，我力求用文字来构造一个高维度的空间，脱离时间因果之外洞悉人生际遇。

什么是维度？我理解的维度，是可以衡量的一系列参数，是事物“有联系”的抽象概念的数量表达：点与点之间出现了线，线形成了一维空间，在此只能前进或者后退。线与线形成了平面，一维的叠加就是二维，在此能前后左右。平面与平面的各种交错就形成了空间，二维的叠加形成三维，在此能前后左右上下。以此类推，三维叠加在一起再加上时间这条纬度，

我们就是在四维空间里。就像一个透明的正方体，我们慢慢转动它，发现在一定角度上你看到的完全相等的线段变成近高远低，有的面变成了棱形。好吧，这个比喻也许比较好理解：我就是用文字在绘制一个不停转动的正方体，不同的面在不同的角度呈现不等和交叠的形式。当我们越过这个维度，在新的交错空间里让时间折叠，意味着我的文字将会用一种新的视角来俯视生命。

故事用了两条线索。一是以空间轴为主线索：是一段我从重庆到色达的980公里的旅途，没有时间的约束，我用梦境和现实的交替来引出主线之外的若干个故事。二是时间轴：文章隐含了一个参照物——一辆车牌号码为“川V”的面包车，在故事里出现3次。在启程的时候它第一次出现，在塌方的时候它隐约出现在一川眼前，在故事结尾它再一次出现。它的出现分割了前世与今生、现实或者是梦境，让故事扑朔悬疑，也让时间消失在与空间环环相扣的故事里。

故事从两场半的死亡开始写，从黑暗开始讲起我们的故事，一切开始于黑暗，结束于黑暗。勇往直前的信念让一川一直在层层叠叠的别人的故事里寻找自己，实现那句话：“让你最终获得拯救的是爱，是去爱。”

故事记录了5个人物：一川、今朝、夏河、时间尽头的魔法师、藏族老阿妈。

今朝是一川的父亲，他与新中国同一年诞生，怀揣着在这个新社会要实现“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”的欲望。他体现着对名的欲望，为实现自己成为“风流人物”的名，不惜编造骗

局，不惜牺牲所有的人，包括自己的女儿。

夏河，“80后”，一个很美的女人，一个藏族人和汉人的遗腹子。她是一川唯一的朋友，也是一川在年幼时期内心爱恋的对象。她对爱的理解是：制造快乐和交换快乐。最后什么都换不到了，她就沉溺于自己制造的性的快乐，沉溺在自己的欲望里面。

时间尽头的魔法师，一个“70后”男人，一个金融奇才，经营股票、期货。他是这个故事里最重要的一个人物，他的最终出现，让一川顿悟了什么是爱，也让他们这一段4次见面、4次未能认出对方的故事深刻凄婉。真实触手可及，但我们活在一个虚拟的状态里，彼此对可以拥抱可以呼吸的美好视而不见，因内心被欲望填满。

你是否也因为追寻心里的欲望，对身边默默为你存在的人无视呢？悲哀在于此，意义也在于此，每个人觉悟的路都是要自己去修，没有讲义也没有范本。最终魔法师一个人带着他的困惑和祈祷开着车进了色达的隧道，消失在一川的视线里。

他对利的追逐，对数字虚幻世界的无限依恋，对真实的漠视，陷入无休止的轮回波浪中，带着疲倦的躯体被这个商业社会、数字时代吸干。

一川，本书的主人公。她秉持自己的初心，在看似一环连一环的别人的故事里穿插，在不断提问，要找到自己。经历了人生不断的轮回，最终她找到自己，寻获“爱”。看似一无所有，却获取孑然完整的平静，在那片广袤的湛蓝天空下，她每天都像一条全新的河流，平和圆满。

藏族老阿妈，一个与一川相对的角色。她救了一川，用简单的方法救了一川的濒临破碎的世界，让一川顿悟。最后她离开了，给一川留下了守路人的帐篷和那狗、那牛、那片天地。可以说她其实就是一川自己，那是顿悟后的一川和迷途中的一川的相遇。

说了这么多，拖沓至极。关于故事的结局和时间如何交叠暂且卖个关子，等您看文章的时候自己去找答案吧。

希望您看的是故事，想起的是您与一川相通的人生际遇。



让我们心怀爱，等待和自己的相遇，走过黑暗
迎接重生！

需要关灯吗？

当你习惯了黑暗。

需要天明吗？

当你厌倦了欲望。

当你放弃了思绪的光，

当你遇到了一切，

需要哭泣吗？

当你真实得像一个疯子，

当你放手让爱充满离开的自由，

当你不再是自己的王，你也不再是自己的奴隶，

当你遇见了自己，

笑吧！

你什么都不需要。

此刻你纯粹的就像你自己！

谨以此书纪念我的父亲。



这是奇妙的旅程，整个行程似乎没有起点，际遇环环相扣地出现，因果果，时间的尺度让一切通过记忆形成经历。

你一个人在熙熙攘攘中寻找终点，带着感受的合集开始物色，但任何所能感知到的都仅仅是欲望，你不断在得与失中挣扎，在痛苦中寻找，你的血液里饱含着即使失去希望，也要勇往直前的勇气。

你遇到的每一个故事、每一个人、每一段关系、每一个记忆，它们像一块块拼图，拼出你的样子。经历每一种关系，不过是体验爱不同形式的轮回。

当走到时间的尽头，才发现能与自己相遇的路只能是爱。

爱，让一切终结于此，一切开始于此。

它是起点亦是终点。

【目录】

第一章

启程 / 001

第二章

下穿隧道 / 021

第三章

塌方 / 061

第四章

安葬 / 117

【目录】

第五章
格桑花 / 164

第六章
赤鱓角机场 / 183

第七章
遇见一川 / 216



第一章 启程

Y U J I A N Y I C H U A N

启程都是在黑夜里，我的每次出发都选择在凌晨的寒意中，不论是徒步、驾车还是搭乘飞机。因为我喜欢那种擦过鬼魂的鼻尖，踏着弥漫的雾气，听着小提琴纠结的声音，看着我最为恐惧的黑夜，走在路上的感觉。

然后魔鬼般的黑夜会幻化成最美丽的夜色。这是另一种颜色，一种包含所有色彩但又化整为零的黑，一种绚烂起源的母体，一种光明的最后归宿。

这是我最迷恋的色彩，看不见的色彩。看不见是因为你眼里没有光，这是用心感受的黑，所以这是唯一一种摄影家和画家永远也不可能临摹的色彩。那种美会为我驱赶恐惧。我沉迷于这种恐惧向希望过渡的快感。

12点20分，闹钟还没有响起来，我突然就醒了过来，耳边响起夏河陷入昏迷前最后对我说的那句话：“一川，今晚老关有

个局，我作陪，可能要忙到很晚。我把手机里所有的提醒和闹钟都关掉，我想睡到自然醒。”

----- Yujian ----- Yichuan -----

昨天下午在医院ICU病房外面，我按门铃，一个小窗户露出一双冷漠的眼睛，我把病历举着给他看病人的名字和床号。那眼睛扫了一眼，滑门打开了，这是一个连接病房的接待室，病房还有一道门。接待室里有一张桌子，一个男医生，微胖，秃头。还有一个穿着灰褐色外套、胶鞋的老人坐在一旁。

那医生看都没看我，冷冷地说：“你是9床的家属？通知你来了是想告诉你，9床的病人夏河从医学意义上来说已经脑死亡，已经失去抢救的意义了。要不你就签字，自愿放弃抢救，然后你把她带回去。对了，你和她是什么关系？是直系亲属吗？”

我预感到会有这样的对白，但我还没想出怎么应对，我心里只想看看她。我没哭，问：“夏河，她死了吗？”

医生推了推眼镜框，说：“应该说她已经临床死亡。”

我一字一顿地说：“我要进去看看她。我是她唯一的亲人。”

医生低头在写着什么，头也不抬地说：“下午3点才是探视时间。”

我坚持，“我必须现在去看看她的状况，再决定是不是要带她走。”

医生停下了书写，抬起头看着我，愣了愣，像是在评估我的决心般，“哦，那你去吧，叫护士给你打开9床的柜子，里面有无菌消毒的衣服，你换了去看看她吧。”

我换了衣服和鞋，戴上口罩。护士给我打开了通往病房的那扇门。我又一次进入这个生死交会的地方。这地方仿佛是死亡的过渡区，游离的魂魄在这里或者难过啼哭或者释怀大笑。也许我的鼻尖上就停留着另外一个世界的物质，只是我无法看见、听见，无法走入他们二维或者五维的区间。但我明明能感知到他们的存在，我只想对他们吼：“放开我的夏河！”

病床一张张地挨着，彼此间有大约半米的间距，有一个帘子拉起来和周边的床隔离。看见9床了。她这次是真的睡了，什么都不知道地睡了过去，仪器上显示心跳32，是心跳起搏之后，呼吸机器带着的生命体征。她孤零零地躺在ICU里面，身体上插满了各种管子。

她的脸白得透明，和床的颜色一样。长长的睫毛好像还在颤动，嘴唇青紫，眉头紧锁，眉间有些焦虑的抬头纹。护士翻开她的眼皮，拿电筒对着她的眼睛照了照，瞳孔已经和黑眼仁一样大，护士说：“对光反射完全消失。”这一句话我在不久前刚刚听另一个护士说过，一样的语气，一样的手势。我想如果是电影字幕的话，那么连标点符号也会一模一样。

护士拉开被子，夏河几乎全裸地躺在被子里，胸口衣服敞开，贴着监护仪器。护士对我说：“胸口的印子是起搏器击打的痕迹。”雪白的胸口，两块紫色的淤青，完美结实的乳房在那里突兀地矗立着。粉红色的乳晕，在这片惨白之地像雪莲花般耀眼。脖子上有些铜钱大小的淤青，护士说：“这些淤青病人来之前就有的，看起来像是皮肤病。”护士用一种鄙夷的语气说。

我看着这具玉石般透着寒气的身体，脑子里突然冒出一句诗：“小怜玉体横陈夜，已报周师入晋阳。”当年的冯小怜，荒诞的北齐后主为了显耀她的绝世美色，命她全身赤裸地躺在大殿之上，让大臣们排队一饱眼福，沉浸在荒唐的欢声淫欲中，甚至不顾敌人要侵入晋阳的战事。美，是可怕的，如果面对美的人愚蠢还心怀欲望。

夏河，你躺在这里，你知道我的天一点点地都塌了吗？你起来呀，你不是要陪我去法院吗？这身体仿佛不是夏河，而是一具蜡像。我的夏河不在这里。我触摸这具身体，感到冰冷僵直。她是死了吗？她也离开了吗？我控制不住地抱住她，把我的脸贴在她的脸上，我的滚烫的泪水不住地流下来。

我恳请护士：“您能给我10分钟吗？让我和她待10分钟。”

护士看看我，叹口气，“不知道这还有什么好待的？好吧，好吧。不过你把手机给我，这里不能拍照，尽量快点。”

我把手机给了护士。

护士不耐烦地退出了这个不足5平方米的地方，把帘子拉上了。

我脱下我的鞋，爬上夏河的病床。我掀开被子，和她并肩躺下来。我轻轻地靠着她的头，我伸手拉住她的手。她的手冰凉僵硬。我对她说：“夏河，你还记得吗？你第一次喊我‘老川’就是在病床上，那时你和我都只有7岁，我们就这样一夜躺着看着我的输液瓶，数落下来的点滴数？”

我侧身看她，轻轻地用嘴亲吻她冰冷的额头，她紧蹙的眉毛慢慢地松开了。“夏河，不要害怕，我来了。你说你是从香格里拉

拉被偷出来的格桑花，现在好了，一切都干净了，我带你回家。不怕，我来了。”

病房里除了仪器的哒哒声，我似乎可以听见她的灵魂离开的声音。

嘟——

监控仪发出连续性的鸣叫，像一条水平的禁戒线一直划过来。一切生命喧嚣和挣扎戛然而止。

护士哗哗地拉开布帘，看仪器的数据。护士扭头对我说：“她没有生命指征了。”她叫来了医生，两个人把最后的常规交接做完了，她默默收拾了所有绑在她身上的各种仪器，退出去，轻声说：“你还好吧？你快点起来办手续吧，死亡证明医生已经给你开好了。你自己打电话叫殡仪馆的人来把她运走，我们也不转送太平间了，这样你还要多花钱。下午3点是探视时间，还有半个小时，等会儿会有很多家属进来，你抓紧把她运走，免得其他人看见不好。”

我说：“好的，谢谢。”她，真的，走了。我的泪水默默顺着脸往下流着。

死了就会被人驱赶的世界，这样对待活着的人已经算是客气了吧？我除了卑微地赶快把你带走，还能做什么？我屏住呼吸，把眼泪憋回去。我躺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，想起在小学某次上课的时候，老师说到一句俗语：天塌下来有比我高的人撑着。我当时就在想：天不会塌了，不过如果天花板塌下来，我就蹲着，这样全部人都会比我高，他们会帮我撑着天花板，我就会毫发无损

地活下来。但是此刻我突然发现，我的天花板真的塌了，全部垮塌下来，我真的按照原计划蹲下了，不幸的是，除了我以外其他所有的人都趴着，于是我就最高，于是我就被重重地砸到晕眩。我好傻。我一下子为自己的想法搞得大笑起来，在这ICU里不和谐地大笑。

我流着泪笑着问：“为什么天花板会砸到我的身上，无论我蹲着还是趴下？”

我站起身，掀开被子，把夏河身上仅有的被剪开的衣服褪了下来。她完美的身体出现在这里，雪白的皮肤透着寒气，没有体毛的身体一如少女。

夏河，我会把你送回去。

我按照藏族古老的方式，把她整个身体像婴儿一样蜷起来。还好她的身体现在不太僵硬。我没有哈达，就把长长的白色亚麻围巾取下来，把她的蜷起来的身体固定住，像个在胚胎里的婴儿一般。然后脱下我湛蓝色的短风衣把她包裹起来。

夏河，我们回去了。我会把你打扮得干干净净的。乖，不怕。我边给她穿衣服，边喃喃自语着。眼泪悄悄地流着。

基本打理妥当了，我走向那个接待室。男医生还坐在那里，那个老年的男人在他旁边掩面叹气，桌子上放着好多钱，有3沓100元的，还有一把把10元、10元、5元面值的纸币。

老人说：“医生，到底他还有没有救嘛？这一天就是8000多元……这儿子20多年没回家了，生下来就是一个瞎子，什么农活都做不了，16岁不到就自己跑出来了，听人说一直在路边给人算